

藏

書

藏書直節名臣傳目錄卷十九之二十二

屈原

伍員申包胥

豫讓

聶政

魏子與栗賢者

魏無忌侯嬴朱亥

虞卿平原君

王蠋

肥義

荊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丹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樂布

周昌周苛

張良

別見

貫高

汲黯

蘇武

霍光金日磾

朱雲

王章

龔勝等三十九人

朱暉朱穆

彭修

李善

范式孔嵩

王忱

戴封

李固杜喬

陳蕃朱震

皇甫規

史弼等

趙岐孫嵩

李膺等

賈彪

范滂

王允等

田疇

孔融  
脂習

周處

祖逖

劉琨

嵇康  
嵇紹

安金藏

辛儼

顏真卿顏常山

劉蕡李邵

劉安世

陳東

陳瓘

胡銓等

洪皓

汪立信等

陸秀夫劉鼎孫○文天祥家鉉翁○謝枋得等

藏書名臣傳卷十九

○一直節名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聽也。好其讒諂。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樂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  
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歾而  
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

儂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  
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  
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  
秦伏兵絕其後因畱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  
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  
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歿。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恻。可。以。

汨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

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  
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  
蠱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而死屈  
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  
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  
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  
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臆如醉如  
夢尋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

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伍子胥申包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娶婦於秦秦女好無

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讒太子建於平王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而無忌又日夜讒太子不已言太子欲入爲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見且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

異人也

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  
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乃使謂伍奢曰能  
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  
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  
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  
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  
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  
則父子俱歿何益父之歿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  
往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

不復食計物  
大教者之說  
可以報父仇  
年已過入焉  
則婦殺游牙  
仇故可謂自  
以謝世无  
謂之語乎  
夫亦說者之

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  
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歟。於是尚被執而伍胥遂亡。  
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  
楚并殺奢與尚。伍胥聞太子建亡走在宋。往從之。會  
宋有華氏之亂。乃俱奔鄭。鄭人殺建。建有子名勝。胥  
復與勝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  
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胥之急。乃渡  
伍胥。伍胥既渡。解劍與父。曰。此劍直百金。父曰。楚國  
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

名臣傳  
卷之四  
吳王僚  
公子光  
伍子胥  
父仇  
人我之  
人我之  
人我之

不受伍胥行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公  
子光爲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僚久之吳使  
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伍子胥說王僚曰楚可  
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  
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楚未可  
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  
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  
楚平王卒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者立爲後  
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

子目後又  
此書又  
心經外  
則時亦  
卷之  
此在  
力解  
後之  
出後  
則也  
則其

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  
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  
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又誅其大臣  
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  
大夫吳闔廬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因  
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四年吳伐楚  
取六與潛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  
伍員逆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闔廬  
謂子胥孫武曰如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

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  
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乘勝而  
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  
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  
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  
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  
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  
至於僇歿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

此年吳王  
始也  
伍員之亡  
申包胥之  
亡也

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以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而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郢。當是時。吳以伍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也。聞廬山。立  
以伯嚭爲太宰。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  
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  
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  
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伍子  
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外間疾，且欲有所用之也。  
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  
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

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

貪。可。去。矣。

謀其後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率

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

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

貪多

計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今信其浮辭詐僞而

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若

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

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

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

吳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恐爲深禍前  
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  
胥恥之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  
徒說得倖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今王自行而子胥輟讒  
佯病不行王不可以不備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  
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  
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不見用常怏怏怨望願王早  
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  
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

爲亂矣。王乃反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旣誅伍子胥，遂伐齊，不勝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因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

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  
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  
子胥從奢俱歿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  
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  
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李卓吾曰伍員既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世要  
皆楚之烈也第原自欲歿而員乃爲人所歿屈原決  
擇於歿生之際唯歿爲可故卒就歿以明已之生真  
不如歿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已之先亡吳猶

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  
逕庭吾是以後之雖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  
之必復楚也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妄有褒彈  
是誠滅卻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  
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  
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  
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

士爲知己者歿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  
報讐而歿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  
挾匕首欲以刺襄子是○天○命○也○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  
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  
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  
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豫讓又漆  
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  
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  
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

易邪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

○大○是○

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大是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也。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仗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羸燭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耳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肖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歿旣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

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老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

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死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歿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

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歿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歿今乃以妾尚在之故

重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者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疾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吐○出○心○事○

○魏子與栗賢者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  
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  
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稷賢者乃上書言  
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到官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  
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  
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魏無忌侯嬴朱亥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是時范雎止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

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官貴爲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譙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

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  
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  
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又

辯公子甘心上矣

要緊語

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  
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  
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  
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  
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

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  
留軍壁鄴名爲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  
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  
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  
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  
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  
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  
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

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

奇哉

抱、賜、人、偏、知、言、禁、秘、密、事

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  
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  
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  
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  
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  
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受  
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主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

此策方完妙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讎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韞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

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王則未爲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

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卑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還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

德能知人如此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不來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

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英○堆○語○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

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

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

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

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

東伐魏。公子也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

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二客又出見必殺之。趙莫

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

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李卓吾曰侯生之刎頸送公子也感公子之知我也  
是固然矣然特其一耳余嘗有侯生詠今錄之夷門  
畫策卻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歿千  
秋萬歲有侯嬴是亦然矣而未盡也余又有荆卿詠  
復錄之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歿難慷慨悲  
歌爲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向使田光不歿則荆卿  
決不見丹矧肯入秦乎故田光以歿激荆卿而匕首  
發侯生以歿激朱亥而晉鄙權何者荆卿於太子本  
無相知之素朱亥於公子亦無深交之分也當公子

親迎侯生時侯生故過朱亥而立公子車跡市中豈  
真不知公子之還讓而復借此以觀之哉公子既終  
不問然後權詞以稱之耳使公子當日果能請屠者  
與之同載而歸則屠者卽爲公子客矣當自能爲公  
子歿也何待竊符之日乃謂公子曰臣客屠者朱亥  
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乎是朱亥至是尚爲侯  
生客未嘗爲公子客也非公子客又何以得其歿力  
而用之故侯生歿而朱亥決矣夫古之君子貴成事  
急然諾如是而已事苟可成然諾苟可不失則鼎鑊

傳不子戰國  
公助金一  
虞餘氣  
而謂義也  
謂義也  
十

如飴何足怪也侯生本以智謀奇而余獨列在節直  
之科者以其視死如歸不難報德以成事也噫若侯  
生者豈直爲節直之雄哉雖爲天子大臣可矣

○虞卿平原君

虞卿者直節之臣而非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一見  
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  
號虞卿初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  
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  
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

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  
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  
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  
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  
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  
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  
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

○留○此○可○見○平○原

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

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

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

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候羸在旁曰人

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

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

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矣夫魏齊窮

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

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

○古○卿○十○古○印○已○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梁。魏齊已歿。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安能著書以

自道

自見於後世乎。李生曰：虞卿不聞魏之有侯嬴乎？何不先見侯嬴也？見侯嬴則必有策矣。嬴蓋有俠骨深謀遠智而隱者也。虞卿不但節義亦有智謀，可次侯生。

○王蠋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亡  
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  
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  
蠲布衣也義不比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董份曰觀此叙王蠲事則是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其  
推蠲至矣就謂太史公之退節義乎

○肥義

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

心不服其弟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可○外○何○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

大馬進受嚴命又曰是還而不會。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涕泣而出。四年。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未決而輟。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

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歿。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三月餘而死。

○荆卿田光高

武燕丹

荆朝者衛人也。其燕燕人謂之荆卿。

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

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畱，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邯鄲，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  
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  
質秦亡歸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  
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  
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  
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  
晉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  
徧天下威脇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  
渭之沃擅巴漢之饒有隴蜀之山左關般之險民衆

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  
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  
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  
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  
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  
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  
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  
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  
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

○大○是○

胡說

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  
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  
鞫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  
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  
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鷗鷺之  
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  
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  
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  
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

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偻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

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於是田光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歿矣因遂自刎而歿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歿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

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  
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  
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以爲誠  
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  
所願矣誠得剗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  
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  
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  
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  
意焉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

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

軍窮困本

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志願

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  
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  
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  
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  
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  
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  
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

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

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度豎  
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  
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  
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  
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  
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

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  
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  
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  
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  
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  
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  
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譏曰北  
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  
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

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第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撻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

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

天也

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者以欲生刳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旣

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

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

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燕王

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

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

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

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身不復近諸侯之人